

胶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胶州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省胶州市委员会

1991年10月

胶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曾金凤(兼)

副 主 任：冷增璧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珀平 田永禄 刘金鉴

张子义 杨绍礼 李桂本

陈桂禄

本辑编审人员

审 定：郝承德 曲长礼 徐华林

责任编辑：汤筱林

目 录

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前后

- 贾相传口述 刘敬贤 贾相绵整理 (1)
- 回忆我在胶城的建党活动..... 李文景口述 张子明整理 (3)
- 胶东站打鬼子..... 高志贤 (8)
- 张鸿飞被俘记 董殿福口述 孙要三整理 (12)
- 发生在胶州的一次对日战斗 ... 高 起口述 高森绪整理 (14)
- 胶县国民党组织机构、人员变动情况..... 纪维善 (19)
- 建国初期的税收工作 于式源 (27)
- 回忆我在沽河搞稻改的日子里
..... 李德功口述 臧家健整理 (31)
- 海庄村今昔谈 宫天豫 (38)

国营胶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沿革

- 吕同乾 肖克俊 刘 群 (41)
- 建国前后的胶县医联会 赵庆云 (50)
- 儒医叶执中 吴 斌 (56)
- 丁立琢 郭从仁 (61)
- 我所知道的丁立琢 王宝琪 (64)
- 云溪河畔话今昔 仲兆峰 (66)
- 浅谈胶州的剪纸艺术 臧 苏 (71)
- 国营胶州京剧团始末 王圣智 黄培尧 (79)
- 解放前胶州的当铺 仲兆峰 孙忠先 (88)

大相家的粉条	冷金科	(92)
昔日山货市街及其它	高维仪	(94)
河流小学追记	于翔龙 张发宗	(99)
周考三其人其事	龙生勤	(103)
大行村的民团	叶永安	(107)
胶州境内发现的部分珍贵货币	廉福银	(110)
金石学者周钟麟	周伯鲁 周绳先	(114)
西石庙宇	张守文	(117)
沽河鲮鱼	陈竞雄	(120)
牧马城浅释	王德枢	(122)
龙山红旗	王浩亭	(125)
读《龙山红旗》有感	王杰三	(175)

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前后

贾相传口述 刘敬贤 贾相绵整理

1943年，我在胶县北乡的大杜戈庄小学（现属马店镇）当工友，干些打铃、送通知或跑东跑西之类的事情。那时胶北的情况虽比前几年有些好转，但马店、闸子、柏兰等处仍是敌伪据点，姜黎川部大都上了铁路南，仍有小部分留在道北，还有其他一些杂牌队伍。老百姓经常遭受敌伪和杂牌队伍的骚扰，他们到处拉牲口、抓人、抢劫，征收苛捐杂税，勒索百姓，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渴望得到抗日政府的领导，抗击敌伪。

那年古历的十月，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胶县县政府成立前，许多干部陆续到了大杜戈庄小学，进行筹备工作，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先开了一个筹备会，由各区的负责人参加，决定各区抽调一名干部前来负责会议的安全，从北都区抽调一名干部负责与会人员的食宿（该同志的名字忘记了），筹备会上决定叫我当通信员，负责会议的联络工作，任务是送通知、找人，到附近的村子里买米、买面，找炊事员和食宿用具等。筹备工作做了两天，就举行了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天，第一天，胶县县委书记矫枫作了形势报告，下午讨论。第二天是姜谔生同志作了成立人民政权机构重要性的报告，下午讨论。第三天开始选举，选举姜谔生为胶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大会召开期

间,我奉命等候在会议室门外,一面警卫,一面等待分配任务。

县政府成立以后,基本是和县大队一起活动。政府下设五个科一个局,即秘书室、司法科、财粮科、教育科、民政科、公安局,负责县政府的日常工作。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区、各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各种群众组织,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起来抗日,打击敌人。时间不长,大部分村先后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对敌人进行抗粮抗捐,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不到半年,胶北和高密县东部一带都建立了区、村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击敌伪的斗争。

县政府成立以后,我正式调到政府当通讯员。当时通讯员共有5人。成立了通讯班,任命我为班长。我们5人各发短枪一支,后来又配备了两支冲锋枪。那时我们不仅负责送信、送通知和接收邮件,还要兼作警卫工作,领导干部外出开会或到基层时,我们都分别跟随做警卫工作。

当时县区的干部经常在艾丘、公婆庙(现属高密县)和大沽河两岸一带活动,特别是大沽河两岸的党组织建的早,较巩固,战斗力强。不但县、区的干部常住那里,就是上级的领导也经常到那指导工作。所以我们经常到这些地方送信、送文件,保持正常的通讯联络,还要负责与各联络站的同志交接邮件和邮袋。白天送信、送文件我们多是一个人活动,晚上是两个人(晚上敌人经常出来活动)。前边一人探路,后边一人携带信件和文件,间隔二三百米的距离。一旦发生情况,前边一人掩护,后边一人马上隐蔽撤退。不走村里,专走村外,到了接头地点,一人前去联系,一人带着文件在暗处隐蔽,等联系好了,再前去办理交接手续。我在县政府做通讯工作,从来未丢失过文件和信件。

(马店镇文史组供稿) 1987年9月20日

回忆我在胶城的建党活动

李文景口述 张子明整理

我原名叫张栗圣,是胶州市小麻湾镇大麻湾一村人。在三十年代,我家有9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力,生活非常艰难。父亲是个勤俭持家的老实农民,因不识字常受保长和家族的欺负,所以希望我上学读书,长大后能有所作为。由于我读书非常用功,有位叫王石民的老师,也是我的姨父,他特别看重我,经常和我个别交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进一步教导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宁死不当亡国奴。

高小毕业后,由于日寇占领胶城,我不能继续就读,即在本村的小学当教师。这时王石民老师任中共胶县县委的宣传部长,在小麻湾村开设了“拯民”药房,以行医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经常到我家,我也经常到他的药房去,接受他的教诲。1941年9月,他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21岁。

入党后,我坚决按照党的指示,在学校积极宣传抗日,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1942年春,我在学校内外秘密发展党员4名,并动员10多名学生参加了抗日队伍。1942年7月,县委调我任胶县青救会会长。1943年1月,县委又决定我到胶城工作,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为便于活动,党组织让联络员魏连光同志通过关系找到胶县中学校长

王少岑，让他同意我到胶县中学上学，并安排我住在胶城东门里一家开石灰店的吴姓商人家中。从此，我改名为张文德，身份是胶县中学的学生。

到学校后，我认真学习，团结同学，许多老师、同学对我这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新生颇有好感，愿意与我接近。学校里办的黑板报小组也吸收我参加，我积极写稿，化名刊登，言论有些偏激，在学校中引起反响。一天，翻译孙大嘲领了几个日本人前来学校检查，对我进行了仔细盘查。问我的年龄，在家干什么，为何到校学习。我回答说：今年 22 岁，在家干小学教员，因水平低而教不了，所以上学深造。我态度自然，对答如流，毫无漏洞。日本人还不放心，又找校长。后经校长、老师介绍，我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他们可以担保，日本人才算完。后来我觉得自己的年龄和打扮在学生中引人注目，就脱去长袍，借钱做了一套学生服穿上。年龄大，脸上有胡须，就对着镜子用镊子往下拔，拔一根就出一个血点，引起一阵疼。一次还不敢拔多了，怕引起外人注意。

过了一段时间，我与郭盛家、管跃进、王天佑等同学熟悉了。时间不长，我看到吴家人来人往，情况较复杂，不利于开展工作，就托刚熟悉的王天佑同学给我另找个地方住。他介绍我到大井街 9 号去住。这家户主叫金守芳，他家很穷，人也老实，家中只有父母和一个未成家的叔父。金守芳在铁路警务段给日本人当勤杂工。

找到了妥当的住处，我认真做好房主的工作，为与他们搞好关系，就与金守芳结为干兄弟，成了知心朋友。同时我在学习上狠下功夫，利用学习好的优势接近教师，团结同学，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了解学生中的情况。在我结交的许多同学中。有个叫郭盛家的，父亲被日寇杀害，国仇家恨使他对日寇怀有刻骨仇恨。我经常到他家去谈心。常到郭家去的还有法单、高东昌、陈泉义等人。我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起探讨国家民族的出路。后来经过

慎重研究，报经上级领导同意，决定在胶城坊子街东头路北的一家杂货店里，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点。从此组织给我的文件和书报，就由梁戈庄交通站交通员杨景武送到这里，我按时到这里秘密碰头交接。

1943年春，日寇集结兵力，向胶县铁路北的游击区，发起疯狂进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城里也加强戒备，盘查行人，检查户口。一天，伪警察局一个姓赵的巡官，带着几个警察来到金家，逼问金母：住在你家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共产党？金母说：他是我姐姐的儿子，在县中念书。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警察们在屋里乱翻了一阵，没翻出什么东西，就灰溜溜走了。我和守芳回家后，金母把这件事向我们说了。我考虑了一下对金守芳说：赵巡官带人来抄家，还说咱家有共产党员，这不是欺负人吗？守芳弟，你可去找古川段长说说，让警察以后不要来找麻烦，不然以后就没有安稳日子过。全家人都说是。第二天守芳就买上些烟酒点心等物品带着去找古川，将警察抄他家，把母亲吓病了的事说了。因金守芳平时工作老实殷勤，较得古川信任。古川也想借机收买人心，他抄起电话找到警察局长张雨亭，说金守芳是我的人，今后不准你的人到他家胡来。古川的话还真灵，以后警察再没有到金家。

在学校里，我恪守校规，从不旷课，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校长老师的心目中，我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在同学中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到了晚上我就去郭盛家那里，和那些知心朋友、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同学，谈论抗战的形势，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启发同学的政治觉悟，为建党打好思想基础。可以说那时的郭家店，已经成了敌占胶城中一块小小的抗日根据地。

学校放暑假后，我借回家之名到了铁路北，在五里墩子村，找到县委书记矫枫，向他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详细地介绍了几个建党对象的情况，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矫枫书记对前段工作很

满意，并向我介绍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他指示我回到城里后，迅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工人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我听了矫枫书记的指示和介绍非常兴奋，也意识到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然而曙光就要来到。我向矫枫书记要了两本毛泽东著作，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是《论持久战》，还要了几张入党志愿书。当晚我对书和文件进行了伪装：毛泽东著作换了小说皮，放在书包底下，上边放着我的课本和部分衣服；志愿书缝在我的衣服里。第二天我就返回胶城。在路上，我就想如何安全通过城门。到了城门，看到一个刚认识的警察所长，就与他打招呼。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回家看了看，拿了几件衣服。”说着就主动拿起书包给他看。书包里还有一张画，是“苏武牧羊”。我说：“你看好不好？”他说：“好！”“好就送给你吧”。他卷起画，其余的东西看也没看，就让我通过了，这样我顺利地进了城。

回到学校，我马上找到郭盛家，让他把书和文件保管起来。并按县委的指示，立即开展工作。我首先和郭盛家进行了谈话，表示愿意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郭马上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43年7月1日，在大井街金守芳家，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郭盛家成为我在胶城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我又陆续吸收了店员郭愈义、郭愈德，工人陈泉义入党。随后我们成立了郭家店党支部，由郭盛家任党支部书记。这是自1930年姜谔生、王石民、匡联文、刘风扬等同志从胶城撤离后又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后又发展学生刘延昭、刘延启、陈××等入党，成立了砚墨桥党支部。由刘延启任党支部书记，刘延昭任宣传委员，陈××任组织委员（后来这个党支部与组织失掉了联系）。

建立了党组织，我们就在学校内外，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动员政治上进步，要求抗日的学生、工人投奔解放区，参加八路军。经过动员和组织，先后介绍到部队或地方政权工作的有郭盛

家(现名叫刘俊卿)、郭愈义、郭跃亭(现名叫李钦明)、高东昌(现名叫高风)、法守军、陈泉义(现名叫王瑞亭)、郭愈德(现名叫于得水)、阎东初、吴宝林等人。这些同志入伍后,转战南北,立场坚定,工作积极,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利用郭家店的掩护和人事关系,积极搜集敌人活动的情况,并将胶城敌人的军事布署和军政机关所在地绘制成图,由交通员杨景武送到解放区有关部门。这些对后来解放胶城起了一定作用。

1944年8月,组织上把我调出胶城,任城工部副部长,但我和胶城的地下组织仍保持联系。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胶城刚解放,我立即进城,找到地下党组织,要求全体党员除帮助部队维持秩序、监视敌特活动外,还要积极动员进步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八路军,不几天我们就动员了50多人,建立了一支小队伍,由部队派来的郝奎敏任队长,我兼任指导员,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胶城北部梁戈庄一带,与敌人打过数次仗。到年底,这支队伍成为胶高支队的一个连队。至此我在胶城的地下工作也就结束了。

(阜安街道办事处文史组供稿)

1991年5月13日

胶 东 站 打 鬼 子

高 志 贤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大举侵华。在山东省东部，侵略者以胶济铁路线为依据，大肆残杀我爱国人民，肆无忌惮地掠夺我国宝贵的财富。胶州市乃胶济线东部战略要地，广大人民更是吃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苦头。然而，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反抗压迫和侵略的民族。在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下，胶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

胶东火车站距胶城十公里，是一个只有十几名职工的小站。但东有沽河桥，西邻胶州城，位置十分重要。故敌人设鬼子站长一名，警务分所一处，共4个鬼子，伪警察8人。警务分所所长坂垣宽次郎是个表面宽厚内藏狡诈凶残的老鬼子，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死在他的屠刀之下。鬼子们在火车站周围的一些村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无恶不作。

车站工人冷芳吾是城西北芝兰庄人，当时，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正直青年，并且有初中文化水平，为人好，威望高。他对鬼子们所犯的一桩桩罪行，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几年的耳闻目睹，实在忍无可忍了。1940年春节前后，他便和当时在火车站做饭的青年徐志忠、丁风仪，还有农民丁风文（三人均系小麻湾镇高家庄人）

等6人商议成立秘密抗日武装,用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0年春天,日寇从姜黎川部缴获了长短枪5支,子弹一宗,存放在胶东火车站的仓库里。冷芳吾知道后,便和徐志忠、丁风仪研究了一个偷枪的计划。北方的春夜,万籁寂静,他们趁值勤的伪警察麻痹的时候,冷芳吾在前,徐志忠在后,悄悄地绕过岗哨来到仓库的门外。他们用扳子和钳子撬开铁锁,徐在外警戒,冷轻捷地进了屋把枪和子弹迅速地拿了出来。为了打击认贼做父的汉奸站长毕鹤卿,冷将事先写好的一张纸条,放在钱夹内丢在仓库里,纸条大意是:毕鹤卿你干得很好,望今后继续努力。第二天,鬼子发现仓库的门被撬开,枪支子弹被盗,便进屋查看。在门后边拣到那个钱夹,翻出了那张纸条。当时毕鹤卿也在场,只吓得胆颤心惊,遍体汗流。这时,鬼子们议论纷纷,多数主张立即逮捕毕鹤卿,严加审讯。唯独坂垣沉思不语,思索了一回,便胸有成竹地说:“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这分明是个借刀杀人之计,肯定和内部有关,查核笔迹便知分晓。”于是,按照坂垣的指示,对火车站所有职工进行了一次笔迹查对。中午,又把冷芳吾叫去,单独查了一遍他的笔迹。冷见势不妙,便趁鬼子们分析笔迹时,当机立断,摇动着火车站的小旗,逃离了火车站。

这次偷枪成功,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但纸条事件的失败,既未除掉汉奸毕鹤卿,又暴露了自己,也给了冷芳吾一个很大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他反复思考,要在胶东车站周围建立铁道抗日武装,除了处事要深思熟虑以外,非除掉坂垣不可。

1940年4月初的一天,得知次日胶东村上演秧歌剧,冷芳吾认为,这是打鬼子的一个绝好时机。于是,便和他的战友共同制订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战斗计划,具体安排是:以丁风文为主,徐志忠协助进站打鬼子,由冷芳吾等人在火车站南面作掩护。并提前派丁风仪去姜部,与姜部连长丁锡三联系,战斗结束后撤到姜部驻地。

第二天，天晴气爽，万里无云，吃过午饭以后，胶东村就鸣锣开演了，演的戏名叫“三罗嗦”。4个鬼子，3个去看戏。8个伪警察去了5个，留下两个值勤的。只有坂垣和一个伪警察坐镇车站。这天上午，徐志忠以买菜做掩护把一支驳壳枪偷偷地放在菜篮底下，带进了伙房，藏于菜板之下。做好午饭以后，便若无其事地送到鬼子们面前，请他们吃饭，详细地观察了鬼子的情况。在看戏的鬼子和伪警察走后，徐又以送水作掩护，到坂垣屋里作了第二次侦察，查明只有坂垣和一伪警察在坂垣房内，便放心地回到伙房等候丁风文去了。当年，丁风文只有二十三岁，为人耿直，性格豪爽，胆大心细。他打扮成乘车的旅客，挎着个小包，约下午三点左右，走到火车站，经过值勤的伪警察检查和盘问以后，便进入火车站。他不慌不忙地来到伙房门前，按照暗号轻轻地敲了三下门。徐志忠便开门将其接入屋内，看四处无人，徐便迅速而简明地介绍了鬼子和伪警察的情况，指明坂垣住室的位置、距离和特征，并把带进来的驳壳枪递给了丁风文。丁风文边接枪边对徐志忠说：“我去打鬼子，你在此警戒，枪响以后，我向南撤退，你继续在此隐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暴露自己。”这时的丁风文浑身上下充满着打鬼子雪国耻的浩然正气，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他把一切准备停当以后，便走出伙房，四面观察了一下情况，径直向坂垣的住室走去。此时的坂垣，正和伪警察喝水谈笑，万万没有料到会有人袭击他们。丁风文走到门外，一手持枪，一手推门，将门推开，对准坂垣连开三枪，都击中坂垣前胸。坂垣本能地做垂死挣扎，当他举枪还击时，手臂已抬不起来，枪落在自己脚前，便连人带椅倒在地上，血流满地。这个作恶多端的坂垣宽次郎，终于死在中国人民正义的枪弹之下。那个伪警察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了，车站顿时乱作一团。趁敌人慌乱之际，丁风文便在冷芳吾等人的接应下迅速机智地撤离了胶东车站。等看戏的鬼子和伪警察回站时，他们早远离车站了。敌人只好漫无

目标地乱放了一阵枪作罢。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鬼子和汉奸们日夜坐卧不安，生怕死神降落到自己头上。周围村庄的群众，都大快人心，奔走相告，觉得出了一口气。

可惜的是冷芳吾、丁风文等属于自发的抗日武装，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撤到姜部驻地以后，姜部不允许他们建立独立的武装，他们又不甘心在姜部干那种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因此被姜部缴了枪，便四散奔走了。

（小麻湾镇文史组供稿）

1991年7月10日

张鸿飞被俘记

董殿福口述 孙要三整理

1945年夏,张家屯乡初解放,汉奸头子张鸿飞见势不妙,就到牛沟、柏乡等村求见我军指挥员,表示愿意投诚。我军对他表示欢迎,并在林家村扎起台子,准备开欢迎大会,同时派出有关人员同张一起到他的驻地——胡家办理有关事宜。可是与人民为敌的张鸿飞一夜之间变了卦,率领他的部下并挟持我方人员逃进胶城,妄图负隅顽抗。在中途又将我方人员放回。我军便紧跟追击,对拒绝投降的张鸿飞决心予以消灭。

8月19日,我军围攻胶城,张鸿飞见势不妙,便把军权交给他的亲信李俊言,叫他守住胶城(我军攻克胶城后,李俊言率其残部逃往高密,高密解放后又逃往青岛。1949年青岛解放后,他又逃往薛家岛,在薛家岛被抓获。于1951年春在铺集被处决),自己到青岛筹措军火,寻找救兵。张鸿飞到了青岛不到两天的时间,胶城就解放了。后来张鸿飞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张就写信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名要员(据说是他干爹),这位要员给青岛当局写信把张要到南京。从此,张鸿飞改名涂面,在南京隐居就商。

建国初期,我在上海26军77师司令部管理科当司号员。1950年春,奉上级指示到南京军校作军事训练示范表演,由师参谋长带队。一天,当地政府放电影慰问我们,参加军事表演的红一